

生命历程与场域变换：小泉八云异文化思想的二维向度解读

李孝智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 黄冈 438002)

摘要: 以生命历程和场域转换为二维向度, 分析小泉八云的欧洲时代、美国时代、日本时代的场域活动, 解读小泉八云异文化思想探索的表现形式、主要内容及文化表征。通过文学创作过程中所反映的社会意识的解读, 考量其生命本体的形成、析解异文化主题与内容, 探究其“非西洋的存在”和“永远的女性”的两大主题, 架构小泉八云的生命历程、生活场域的转换与文学之间的桥梁。

关键词: 小泉八云; 生命历程; 场域转换; 二维向度; 异文化

中图分类号: I3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94047- (2017) 04-056-06

小泉八云原名 Lafcadio · Hearn, 1850年出生于希腊, 幼年时代经历父母离异, 姑母家的破产和左眼失明等事件, 这些经历使小泉八云的内心呈现出对西洋文化的质疑、批判与解构, 一方面消解与弱化了基督文明道德的完整性、同一性与深度性, 模糊了东西文化的界限, 另一方面表达着对西洋文化、基督文明的祛魅与解魅, 激起对日本文化以及东洋文明的渴求意象与认同心理。小泉八云在其文学作品中建构了独特的差异化诉求和异文化思想的解构, 他是第一位归化日本的西洋人, 娴熟地向西方推介日本及其传统文化, 成为西洋社会直视和了解日本的窗口, 他的研究被认为透视日本人内心的灵魂, 日本民族潜意识的探访者之一。冈仓天心称赞他是“日本人生活与理想解释者的第一人”^[1]。本文运用生命历程与场域变换理论解读分析小泉八云文学作品中异文化思想, 厘清生命历程中角色的转变及生活场域的转换给小泉八云创作带来的影响, 建构小泉八云异文化思想研究的思维理路和逻辑维度。

一、小泉八云生命历程、场域转换及异文化内容的阐释

生命历程 (life course) 来自芝加哥学派对移民问题的研究, 自上世纪提出以来, 广泛应用于社会

学、文学等研究领域, 研究对象主要是个体生命过程中的重大事件, 以及在时空中角色转换的过程和相互联系的生活对作家创作的影响。个体在有选择地推进生命历程的同时, 也会受到社会背景、家庭状况、个体性格及价值取向的影响。小泉八云的创作就是在这样不同的场域变换中探寻内心所追求的非西洋的、异质的文化过程。在其生命历程中先后经历了父母离异、寄宿姑母家、踏上美国, 游历法属西印度群岛以及归化日本等生命历程的转换。每一次转换都给小泉八云的心理和作品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但其幼年时代留下的模糊的母亲形象, 始终作为记忆存在贯穿小泉八云的生命历程, 他倾其一生探寻母亲形象可能存在的场域, 直到他发现具有浓厚传统气息的东洋社会日本, 在嗅到“永远女性”的气息后结束其漂泊的人生, 安顿其游弋的灵魂, 成为归化日本的西洋探梦者。

“场域”概念是由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研究福楼拜时提出的, 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活动领域, 文学场域本身是由文学创作领域中客观存在的可能位置所形成的一种关系结构。生命历程和成长轨迹的变化造成作家在某一时期重大的转折, 从而形成不同的场域, 在场域的转换中建构和实现自己的文学思想。小泉八云生命历程中发生了几次场域的转换, 先后经历了欧洲时代、美国时代、法属西

收稿日期: 2017-06-11

基金项目: 湖北省2015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青年项目 (项目编号: AHSKQ2015D70)

作者简介: 李孝智 (1980—), 男, 硕士, 讲师,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学院团总支副书记, 研究方向: 教育, 文学。

印度时代、日本时代。在每一次空间转换中，小泉八云都努力探寻自己身份的归属，他试着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但“西洋文明”笼罩下的欧洲、美国、西印度时代始终无法安放“自我”的存在，直至担任《哈波斯杂志》社特派员并于1890年访问日本，使西洋漂泊者定格在那里。小泉八云发现这里的一切都是那样的神秘和美丽，在给朋友的信中写到：“我觉得难以言质地受到日本的吸引。……在日本自然是（被）驯化的，它爱恋人，它为他用朴素的灰加蓝的色彩把自己打扮得像日本女子一样美。树木似乎都知道人们是怎么说它们的——它们好像具有人的小巧玲珑的灵魂。”^[2]对日本文化认知和信仰的印象建构，或许可以解决小泉八云漂泊灵魂的归属和现实的“自我”困境，因此，他开始广泛地涉猎日本生活的方方面面，并诉诸文字向当时的西方娴熟地介绍着东洋日本。

异文化是指以民族、地域为单位所产生的不同文化，它通过语言符号相异、行为方式的区分、历史传承的不同、制度规约的区别、观念取向的差别、思想价值的区界等诸多文化元素进行表征。纵观人类发展史，异文化生成机制在于矛盾与战争，亦或和平时期的交流、沟通与融合，因此考析异文化是研究文化流变整体图景的一个入口、也是管窥文化交流融合历史镜像的一个“切片”和“抛物面”。小泉八云以异文化探访者的身份考量和咀嚼着远东的日本，通过追求“边缘意识”、“归化意识”来寻求精神的安定，并从个人体验出发，以小说、随笔、记事等形式记录日本现实镜像，描绘着日本庶民的生活情感及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其在日本的十四年间留下了大量关于日本的作品，日本女性、气象与景色、寺院宗教、古代民谣、传说和迷信、教育制度、言语习惯、自然的诗的元素、军事制度等都被小泉八云列入其研究范围。

二、小泉八云生命历程的主要内容与基本概况

在小泉八云的生命历程中，“父亲”与“母亲”是其异文化探访的两个推介要素。母亲是一位美丽的希腊女子，希腊是神话中美丽的故乡，是一个充满神秘而又东方艺术气息的地方，年轻的小泉八云把母亲的故乡希腊看做东方的幻影，把对希腊母亲的思慕幻化为在东方文化中寻求灵魂的回归，

找寻着模糊记忆中的“故乡”气息，因此，可以说“母亲”形象对小泉八云来说是“故乡”的代名词，追寻“母亲”形象也即是“思乡”、“望乡”情感的寄托，这些也成为他日后创作女性文学源泉之一。

小泉八云在《心》中指出：“母亲的微笑超越一切，因为生命永远不会从宇宙中消失”、“如果生命永远可以继续下去，仍然可以认出幼年时候失去的母亲的微笑”，在他的潜意识中，母亲是美的化身，是女性观的基体，母亲的早逝使这种潜意识定格在他的内心深处，其身体里流淌着“母亲方面的信仰”，同时母亲的美也成为心目中的永恒。虽然具有父系爱尔兰血统中的吟游诗人的愿望，却又期待在异乡找到灵魂的栖息地。直到1890年到达日本横滨之后，敏锐地嗅到异国情趣带给他的新鲜和刺激，并试图从精神视界和文化遗产领域阐释所见到的人和事，并与1896年和出身武士的小泉节子结婚，加入日本国籍，归化日本，由此他找到了灵魂栖息的“故乡”，完成了自然人格和社会人格的双重安顿，实现其生命历程中最后的归宿。

与“母亲”形象而言，小泉八云的“父亲”形象是冷酷无情、亲情淡薄的。小泉八云的父亲是爱尔兰军医，是中世纪“浮浪民族”（Gipsy，吉普赛人）的后裔，这是一个漂泊不定的游荡民族，热情、洒脱、奔放是这个民族的特征，因此，小泉八云血液里流淌着父亲民族的气质和根性。五、六岁时，父亲对母亲无情的抛弃，家庭的支离破碎在他幼小的心里留下很深的印象，致使在“本我”层面小泉八云憎恨无情的具有爱尔兰血统的父亲，厌恶其所在的西洋社会和基督教的文化。模糊的记忆与潜意识的推理演绎杂糅融合，这种思想在他以后的生活轨迹和生命历程中非常清楚地显示出来，影响着其作品的创作内容和思想。在他的作品中，父亲的形象被塑造成了一个先进文明的征服者，在西洋工业社会里，古老的文明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轰鸣的机器和对外的扩张和侵略，如在《阿大》一文中，迫使阿大放弃自己的信仰，最终又抛弃了阿大的正是基督教的信仰所致，文中充满对阿大的同情和对西洋文明、基督教文明的批判。

19世纪末期，随着西方文明的发展，西洋国家开始对亚洲等国尤其是中国和东南亚进行掠夺式侵

略,而日本却由于明治维新推行“富国强兵”、“学习西洋”等政策成功跻身于西方列强的行列,脱亚入欧的思想盛行,最终追寻着西方列强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在这个政治、经济、文化等逐渐被“欧化”的时期,一些人认为:“皇国(日本)被洋夷化,无君无父、上下混乱,日本势必沦为妖邪腥膻、乱臣贼子之域。”^[3]1890年到达日本的小泉八云所面对的是一个到处充满西洋气息的社会,路上奔驰的马车、高贵的西洋贵妇人等使他感到与日本土地固有的气息是那样的不协调,随着对日本文化的了解,他开始担忧长此以往,日本可能会丢失自我,淹没在西洋隆隆的机器文明中,“正如西方人会怀念逝去的古希腊文明一样,有一天日本人也一定会怀念其自有文明。汲取西方的物质文明是历史大潮不可逆,但在此基础上日本人也要保持其道德的固有信仰和美德。”^[4]

小泉八云异文化主体主要包括西洋的否定和东洋的赞美两个方面。西洋的否定萌芽于对无情父亲的憎恨及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中,形成于漂泊的美国时代、西印度群岛时代,并在东洋的国度日本得到了升华。四、五岁时,看到被父亲抛弃的母亲独自返回希腊,在他幼小心灵中开始萌发对父亲的怨恨,及至六岁被寄养在姑母家里,时常被关在黑暗的小房子里,对于感受性特别敏锐的小泉八云来说,每天晚上都被那些幽灵鬼怪的噩梦缠绕着。正如他在《梦魔的感触》中写道:“在我5岁的时候,我被要求独自睡在一个分开的小房间。……那个小房间很狭窄,天棚也很高,虽说有天窗,由于太高房间很黑暗。房间还有一个废旧的暖炉,那时候,总是担心幽灵会从烟囱那里钻出来。”^[5]姑母家的破产使自己也不得不终止学业,十六岁时,在一次游戏中意外眼睛失明,使他感到基督教社会的自卑和工业社会生活的无助,开始决然地离开欧洲这个工业文明的社会,寻找灵魂可以栖息的地方。

由于对西洋基督教文明的憎恨,迫使他时刻想要逃避西洋基督教文明的社会,十九岁时,踏上移民船孤身前往美国的土地。在美国的辛辛那提,他结交了黑人女友,但当时的种族制度给小泉八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因此他再一次选择离开。在西印度群岛开始寻找新的创作灵感和素材。直至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来到日本,并被这个东方国度

深深地吸引。这种本能习得的无意识心理结构,作为存储器和母动机,成为小泉八云探究日本文化的心理生成机制,表现在成年后的著作中,在生活相、生活场上关怀日本人的意义世界,将理性判断让渡给东洋文化、将灵魂居所栖息于日本国度。

在对外部世界探访、认知与认同中追寻内心世界的意义与价值,假藉场所的变换和心理伤痕程度的减弱,逐渐消解和淡化西洋传统社会文化元素的捆扎,消除“形而上在场”的支配力,在对“本我”的困惑、反思与解构中探寻着“自我”的存在与归属,缓解“本我”的非理性冲动所产生的“自我”的压抑。为探寻创作的素材和写作的灵感,1890年小泉八云来到了日本,从踏上日本国土的第一步起,小泉八云就深爱着这片充满魅力的文化、风土和人情的土地。他结识了岛根县士族女儿岛根县松江中学的英语教师小泉节子,并加入日本籍。同小泉节子的异族婚姻,增强了他对日本文化、生活习俗、社会规约的感性认识和实践基础,走向“新有”,在接受与选择的交替变换中,对“自我”审视与再显,生成“新我”。

日本古朴的自然风情、淳朴的传统民俗以及充满宗教元素的庶民日常生活世界都成为其关注的对象。1896年,他任东京大学讲师,任教期间连续发表了一系列作品,以其奇异的见闻、独特的经历和新鲜的视角向世界尤其是欧美各国详细地介绍日本。他超越思维固化,用灵魂的本能渴望站在本我的对立面,接纳着东方文化。胡愈之(1923)高度评价小泉八云,认为“他是对于西方的‘东方的解释者’,他是从情绪方面解释东方,而不是单从物质方面解释的。所以到了后来,连他自己也东方化,变成了一个‘慈祥文秀’的小泉八云了。”

^[6]他在心里内投和摄受外境中转换思维路径,在“超我”中寻求“新我”,凭“超我”的结构转型,拆解基督文明的话语体系,建构“自我实现”的逻辑形式。

三、小泉八云场域转换的主要内容与基本概况

孤僻的灵魂探梦者、归化的西洋漂泊者、狂热的东洋赞美者,这种相互交织、交错、交融的情感构筑了小泉八云独特的、奇异的、幻想式的思维路径,在其创作的灵感停滞不前时,依赖于“场所的变换和空

间的移动”^[7]感受周围社会带来的感官上的新奇和心灵的撞击，把“自我”存在与意识归属放逐于对空间场域和异质文化的追求之上，以“外者”身份咀嚼和考量着远东的未来。通过不同场域中的生活体验和文学创作，析解东西方文明和文化间的异化与归化，并最终达到“超我”内容的实现。

欧洲时代是小泉八云的幼年成长期，又是他作品中异质文化思想探索与形成的萌芽期。出生在欧洲并成长于此的小泉八云，自幼受到西方基督教社会文化意识的影响，小泉八云血液里流淌着父亲民族吉普赛人的气质，具有游荡民族的根性。母亲是一位美丽的希腊女子，母亲的故乡希腊是一个充满神秘而又具有浓厚的东方艺术气息的地方，年轻的小泉八云虽然具有父系爱尔兰血统中的吟游诗人的愿望，却又梦想着母亲故乡那种“异国的情趣”与“异乡的存在”，因此可以说小泉八云本身就是东西方“混血”的结果，他的思想、性格、文化以及他后来的文学作品也都兼具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特质。

1856年，父亲的背叛、母亲的离异与幼年姑母家黑暗小屋的生活致使幼年时代的小泉八云性格上的孤僻和情绪上的敏感，童年时期就开始沉迷于鬼怪故事，喜欢阅读希腊神话故事和凯尔特传说，相信幽灵的存在。小泉八云接受了西欧万物有灵的“泛神论”思想，认为树木花草，日月泉水等一切自然物都有“灵”的存在。十六岁时因意外左眼导致失明，右眼眼球向外突出，残疾的外表使其产生强烈的劣等感，再加上其憎恨西洋血统的父亲，致使小泉八云在工业机械文明盛行的西方社会难以找到自我的存在和生活的空间，成年后这种反抗西洋文明的性格加速了其想要逃避现实社会的想法。

正是小泉八云欧洲时代的经历和生活感悟，造就了小泉八云漂泊不定的生活，这些生活的感悟成为小泉八云美国时代、法属西印度群岛时代、日本时代创作的思想萌芽和源动力，同时他的生命历程和生活轨迹横跨欧洲、美洲、亚洲等地方，这些地区不同的风土文化人情等要素也深刻地影响小泉八云的创作。

美国时代是小泉八云异质文化的探索的成长期，19岁时到美国打工，干过酒店服务生、邮递员、烟囱清扫工等，后成为记者。诸多的体验使小泉八云有机会亲眼目睹这个新兴工业大国文明的黑暗

和诟病。在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做记者期间创作了大量的讽刺杂文、社会短评和海量报导。取材于东方的逸闻趣事、传说故事的《奇异文学落叶》和收录了中国灵异故事的《中国灵怪故事》分别在美国出版。

被放逐到弱肉强食世界中的小泉八云从欧洲到美洲的纽约，再到美国西部的辛辛那提和南部都市的奥尔良，社会的无情、亲人的冷漠、生活的困苦等机器文明的冷漠和基督教社会的黑暗使小泉八云对西方社会的厌恶和憎恨，他在描写纽约时这样写到：“令人嫉妒、厌恶的是文明开化。……幸福的是未开化。”^[8]在辛辛那提小泉八云与黑人女仆相爱并非正式结婚，因当地法律与黑人结婚属于违法行为，因此他受到舆论猛烈抨击，不得不离开辛辛那提，继续漂泊生涯。在美国各大城市漂泊数年后，1881年，他到新奥尔良任美国南部最大报纸《时代民主党人报》的文艺栏编辑，发表了许多作品。他的生活渐渐安定下来，文学名声也越来越大。

1889年作为纽约哈泼兄弟出版公司的特约撰稿人前往法属西印度群岛担任特约通信员，他在热带海岛上生活了两年，用搜集到的材料写成旅行记《法属西印度两年》，创作小说《奇塔》等。

在经历了“欧洲时代”、“美国和法属西印度时代”后，小泉八云来到了东洋的国度——日本。在这个东方国度敏锐地感受到异国情趣和传统的文化带给他的新鲜和刺激，他在幽玄、物哀、空寂、闲寂等古典文学与文化的审美情趣中凝视着日本，试图从精神视界和文化领域以自己的思维方式窥视、解读这个梦幻的、谜一样的国度。1891年与出身旧士族的松江中学英语教师小泉节子结婚，正式使用小泉八云的名字，入日本籍并归化日本。妻子的善良、忍耐使他再一次感受到日本女性的魔力，并承接了他对母亲形象的思念。结婚后妻子对日本的民间故事生动地讲解，加上岛根（古时又称出云，《古事记》中天孙降临的地方）这片神灵栖息之地的环境熏陶，尤其是小泉八云对事物的好奇心，使得潜意识中对“奇异物”的爱好、不可思议的传承和传说及风俗逸话的兴趣再次被激发出来。

日本时代也是小泉八云创作的成熟期，以其敏锐的感受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陌生日本的一瞥》（1894）、《心》（1896）、《异国风物及回

想》(1898)、《灵的日本》(1899)《怪谈》(1904)以及晚年创作的日本研究集《日本:一个解释的尝试》(1904)等,他的作品至今深受日本人的喜爱,创作的怪谈之一《无耳琴师芳一》等作品曾被收录中学国语教材中。由著名导演小林正树根据《怪谈》改编的同名电影还曾荣获第38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提名奖,享誉日本国内外。在日本生活的14年间,其文学创作也影响了日本近代文坛的文艺评论家,同时代的厨川白村称赞他为:“可以与史蒂文孙和吉卜灵相比肩的文学巨擘”^[9],此外日本近代文坛的志贺直哉、佐藤春夫、永井荷风等诗人和小说家也深受其作品创作的影响。

四、异文化的主要内容及其文化表征

初次踏上日本土地的小泉八云被周围的一切吸引着,他的《我在东方的第一天》中首次描写看到的日本女性时说:“我注意到人们的脚是那么的娇小而美观,……那些穿着足袋的小巧轻盈的年轻少女的脚……令人想起半人半羊的女牧神那洁白优雅的分趾脚”^[10],“上下按摩五百文!”^[11]当听到按摩女吆喝生意时那略带悲哀的腔调,他却认为甜美至极,在这个到处是佛和神灵的东方国度,他开始接受“灵魂不死、生命不灭”轮回转世的佛教哲理,并藉此寻求心灵的栖息与安顿。受此影响,小泉八云笔下的女性有着东方温雅的气息、自然大方的举止,是绝对服从的、忠实的存在,是日本式的、传统的女性代表,又是极富忍耐力的东方女性,但这些美丽的女性在遭到背叛之后又展现出孤独、寂寞、复仇等极具破坏性的一面,“必须要理解的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是:在欧洲各国,女性是一种崇拜对象,是宗教。或者用大家更容易理解的语言,女性就是神……与人相比,神是处于绝对优势的存在,她有时会帮助人,有时也会加害于人。”^[12]

小泉八云笔下的女性形象是依附于西洋式的“母体”而存在的,这种西洋式“母体”与东洋式的“外形”一起构成其女性形象的具象存在。《雪女》一文中多处出现描写雪子的美,如“尽管冰冷眼神令人感到些许恐惧,但美若天仙、有种说不出的妖艳动人”、“身材婀娜多姿,容颜清秀妖媚”、“即使生了十个小孩,但容颜依旧,丝毫不见老态”等,雪子的形象会让人想起《格林童话》中的白雪公主,这种

把自然拟化成女性的写作手法是西洋文化中的一种女性崇拜,是一种理想主义式的女性描写。雪子集美丽、母性、残忍于一身,她的美是纯洁、天然的,她的残忍又极具破坏性,毁灭“老人”的同时又拯救了年轻人已之吉,她身上散发的母性又是那种人间大爱,温柔、贤惠、生儿育女、对丈夫又极尽慈爱。同样的描写手法在《和解》中也有出现,描写前妻的美如“他怀念前妻温柔的话语、美丽的笑靥、优雅的举止以及不厌其烦的耐心与包容,简直无可挑剔”、“岁月的流逝没有改变她的容颜,前妻依然如记忆中年轻美丽”等,无不显示出作为女性美的一面,但《和解》中前妻更多地是作为丈夫的幻象而存在,一个受到丈夫背叛之后的极度复仇者。通过传递阴暗和诡异,来表达纤细哀婉的美,这是幼年时母亲的离去带给小泉八云的心灵的创伤,作品中的灵魂不灭、人与灵魂的对话、罪恶感、女人的复仇等都可以视作是他幼年时代生活经历留下的印痕,这种外表的柔美和内心的阴狠造成了鲜明的对比,也集中体现了小泉八云“救赎性”与“破坏性”双重性格的女性观。

微笑承载着不同民族的社会心理镜像,它体现在因思维方式、心理状态、行为标准、道德规范等方面的差异而带来的一种内在情感的外在流露,也是人类共通的无声言语。但日本人的微笑在刚踏上东洋这片土地的小泉八云看来却是那么的“不可思议”^[13]。他认为,日本人的微笑已经失去了他本来应该有的表达感情的功能,是一种竭尽心力,历经长时间岁月沉淀而形成的一种品质,一种礼节符号,更是异文化中的一种心里镜像表现。

微笑与小泉八云的日本之行有着密切不可分的联系。早在与《哈波斯杂志》美术主编巴顿交流的时候,就表达出对日本风土人情浓厚的兴趣。在《我在东方的第一天》中写道:“每个人都好奇地盯着你看,但眼神中没有丝毫抵触情绪,更别说敌意了。他们总是笑容可掬或似笑非笑地看着你。这些友善的好奇观望和微笑导致的最终结果是,来到这里的异乡人都觉得自己如临仙境……当一个人突然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中时——在这里,样样事物都要比我们的更小巧,更精致;在这里,到处都是小模小样但似乎更和蔼可亲的人,他们无一例外地冲你微笑,仿佛在向你表示祝福”^[14]。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探索世界的同时,

也被欧美等西方国家高度关注着。在这个“文明开化”、“唯西洋”的时代，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开始震荡着日本。而小泉八云探访的却是日本社会中的传统文化，也即是小泉八云眼中的“异文化”。同时代的西方人认为，日本人的微笑是轻浮的、非诚实的、不可信任的，但小泉却被日本人的这种“微笑”深深地吸引着。他认为日本人的微笑是一种经过岁月长时间凝练，传统文化中沉淀、滋生的一种异质的，神秘式的日常行为。他在《日本人的微笑》一文中写道：“当今文明开化的世界当中，仍然感到最幸福的不应该是日本人民吗？”^[15]这恐怕也正是他经过观察而发自内心的感受。

死去丈夫的女仆的微笑、被马鞭抽打的人力车夫的微笑、以剖腹来捍卫武士尊严的日本老仆人的微笑，都让小泉八云感受日本人微笑的神秘和奇异。在英国人家中做工的女仆，每天都好像有什么高兴的事情一样面带微笑，在自己的丈夫去世需向雇主请假回家探望时，她依旧是面带笑容地向雇主表达自己请假的愿望，并在处理完丈夫丧事后对英国雇主展示丈夫的骨灰。当时，在英国人眼里这是极其“冷酷无情”而又怪异的，但小泉八云却认为，这是由于西方人不懂日本文化而造成的无法理解日本人的这种“微笑”。再如：人力车夫把车子放在路中央，挡住了英国骑马者的去路。当骑马者用马鞭抽打人力车夫时，人力车夫却以“微笑”还之。因此，小泉八云在《日本人的微笑》中写道：“微笑对日本人来说到底意味为何？”。

在日本，传统道德习俗、宗教伦理规约着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并在社会传承中使日本人带有一种义务感重、忍耐力强、自我牺牲浓的国民特性，岛国的封闭环境，使得日本的这种特性在数千年来一直延续下来。小泉八云认为正是这些祖先传下来的习俗才是理解日本人“微笑”的关键所在。不管他们生与死、还是爱与恨，都以平静祥和、亲切温柔的微笑向对方传达信息。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前文中指出的无端受到英国雇主的呵斥和殴打日本老仆人，正是在这种传统文化熏陶下而带有的一种日本式的微笑。

虽然明治时代的日本深深受到西洋文化的影响，但他们却在传统习俗道德上、宗教意识、审美

情趣上都带有深深的岛国文化传承的烙印，而使日本人的微笑呈现独特的心理镜像。他在《日本人的微笑》中描述：“日本人即使临死时也能莞尔一笑。平时，他们的脸上总是挂着笑容，这种微笑，没有伪善，没有反抗，同人们经常联想到的那种性格软弱的病态微笑也没有关系。……如果用西方式的脸部表情来解释这种微笑，不管作何努力，都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16]

结语

从生命历程和场域转换的二维向度研究小泉八云异文化思想，阐释对“生命归宿”的追求和“自我”存在的探寻，并使幼年时期关于“母亲的模糊记忆”进一步清晰、具像化，这既是小泉八云对归化日本后自己人生的一次归结，又是对西洋身份的否定以及作为东洋存在的肯定。

由于反感西方文明及基督教社会文化，小泉八云排斥日本社会中西洋化的事物，转而关心固有文化的传承和旧有社会秩序的保留，以及对古典文化的传承，他把在日本的所见所闻创作改编成了各种题材的文学作品，其中以民间故事为题材而创作的怪谈文学成了当时西方人透视日本独特的一面镜子，透过小泉八云的介绍，当时的西方国家更多地了解明治维新之后正在崛起的日本，同时也以一个西方人的视角客观、冷静、真实地透视着日本社会，给那些盲目崇尚西洋的人们敲响警钟。他认为日本在精神层面已经拥有远远超越西洋的先进文明，对一味模仿西洋的明治社会心存疑虑。野口米次郎评价说：“我们日本人被他所带来的魔力所唤醒……他引导我们退去我们一直没有注意到的，缠绕在我们身上的偏见这件外衣，他让我们重生。”^[17]

一直追寻着精神与生活安顿的小泉八云，把母亲故乡希腊当做东方的幻影，在漂泊的过程中追寻着幼年模糊记忆中的“故乡”存在，从希腊、美国、法属西印度群岛到日本，在找到灵魂栖息地，进行社会人格安顿的同时，又试图从精神视界和文化遗产去解释周围的人和事，小泉八云完成了自然人格和社会人格的双重安顿，并最终完成在日本社会的“自我”认同。